



一点表里

天下畸人癖爱山

陈春成

晚明尚癖。我有一偏见，觉得魏晋人的癖，多有对礼教、对政局的逃避或逆反，故常有不近人情处，如嗜食痴、食臭虫、听驴鸣等，表演性较多。至晚明，人的癖更纯粹些，就是喜欢，溺于所爱。张岱所嗜极多，曾说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”汤宾尹说：“士患无癖耳。诚有癖，则神有所特寄。”袁宏道在信中对友人劈面一问：“髯公近日做诗否？若不作诗，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？人情必有所寄，然后能乐。故有以奔为寄，有以色为寄，有以技为寄，有以文为寄……每见无寄之人，终日忙忙，如有所失，无事而忧，对景不乐，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。这便是一座活地狱，更说甚么铁床铜柱、刀山剑树也，可怜，可怜！”每读此信，就觉胸中畅快，琐屑的烦闷为之一扫。

晚明嗜游的人也多，游记写得好的，如袁宏道、钟惺、王思任，游记就只是游记，不似宋人爱在结尾说理，也不似唐人，爱随处代入自己，譬如在荒僻处遇一奇石嘉木，就感慨士之不遇。我喜欢前文提过的袁宏道。袁极嗜游，说自己闭门一日，就如身坐火炉，游山可愈病。又爱石成癖，“每登山，则首问巉岩几处，骨几倍，肤色何状。”说自己平时走路容易累，踏石攀岩则精神百倍。他的游记如石骨拗折，清峻，又起止随意。

偶读《徐霞客游记》，是几年前在武夷山，忽然好奇徐霞客当年是如何游武夷的，就搜了书来读。书常为其名所掩，《徐霞客游记》是一例。从小听这书名听得熟了，没看过也当看过了，从未动念想翻。一看觉得不一样。惊异于他不剪裁，不经营，如长镜头到底。常常是：连雨，困于某处；草鞋磨破，无法走路；买不到新草鞋，又耽搁一日；欲探一洞，手头却无松明，只好等取来再探；同行的仆人生病，又耽搁数日。琐事与奇遇相错综，不可预料，没有铺垫，就被裹挟着走。看钱谦益为徐霞客写的墓志铭，里面夸赞徐的文字，“如丹青之画，如甲乙之簿，虽才笔之士，无以加也”，又在书信中向友人推崇徐：“多载米盐琐屑，如甲乙账簿，此所以为世间真文字。”所谓甲乙账簿，就是老师常批的流水账，若未读过《游记》原文会觉得讶异，还有这样夸人的？潘耒也说，他读徐霞客，“不服其阔远，而服其精详”，与钱同理。正是因为其游踪阔远，材料磅礴，可以不事雕琢剪裁，就以琐屑和精详示人。《白鲸》的迷人处也在于此，狂热是其推动力，贯穿那些不厌其烦的航海细节（这些细节也劝退了不少人）。袁宏道的游记是可好玩的，闲时品读一则令人惬意；《徐霞客游记》则是连绵一气的，把人浸在里面。

历代评徐霞客，最全面的当属晚清的李慈铭，这位以毒舌著称的书评人，在《越漫堂读书记》中将徐狠批了一通。有趣的是，现在看来，他所列举

的《徐霞客游记》的诸般弊病，竟全是优点，几乎点出了此书动人和传世的原因。他先说徐霞客“梯险组虚，身试不测”，“古人癖嗜烟霞，当不如此”，即指徐常以身试险，逢岩则攀，逢洞必钻，古之高士寄情山水，从容赏会，没有他这么玩的。徐霞客用绳子将自己吊下山崖或在岩穴中匍匐而行的所见所感，是这位老先生在书斋里怎么也想象不出的。又说徐“按日实书道里南北，同于甲乙账簿，无所文饰”，他所贬的恰是钱谦益所赞的；又批徐“笔舌冗漫，叙次疏拙，致令异境失奇，丽区掩采”，我却觉得徐的好处之一正是他不大惊小怪，动辄抒情，写景的笔墨恰当，时有清丽的片段，实在看不出文笔差在哪。钱谦益的人品有亏，才学是名冠一时的，也说徐文“虽才笔之士，无以加也。”这一处只能说是各花入各眼。接着李慈铭说徐写山时，多注意山的脉络向背，简直像看风水的术士，尤其无聊。这反倒显出李的见识局限，有些自取其辱了。后世推徐霞客为中国地理鼻祖，那是夸大了，但徐对山川地势非止观赏，确已有考察的成分。他平素即留意收集方志和前人游记。探究山脉走向，在当时似仍是奇怪的趣味，徐在旅途的终点，就遇到一位落第书生史君，畅谈一夜，史君说他平生就爱搜访山脉，总被嘲笑，不敢和人说，不料邂逅徐霞客，一聊之下，真是痛快。

徐霞客早年，是游多于记，五十岁前遍历名山，留下的记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。最后四年的西行游记，却占了十分之九。如果说徐早年的游，是以怡情为务，最后一次的出游则有舍身的决绝。五十岁后他觉得老病将至，再拖延下去，以后断无机会远游，他是和家人朋友诀别后出发的。在云南时，遇到一个苏州人，正要派仆人回乡送信，徐霞客在江阴，可顺便帮他带信。徐霞客谢绝了。他想自己离乡数年，家人大概以为他死了，若写信报个平安，等信寄到已是数月之后，没准那时自己真死了，又何必寄信呢——但他犹豫一晚上，还是写了信。

多年前有学者指出，徐霞客在广西蹭用官方的驿传系统，支使村民抬轿搬行李，甚至令村妇代担，隔些年就被人翻出批判。那确是实情。徐不是一个道德上无瑕疵的人，私生活也有失（与婢女有私生子，即后来为他收集轶稿的李寄），按老话说，他本是“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”，就是足不出户，每日行乐如张岱，也是坐享剥削的成果。用现代标准审判古人，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。其实明代的江南富户，还保留奴隶制，所养的家奴是世代为奴的，徐霞客的同行者顾行即徐家的家奴。就家奴的日常工作而言，他算摊上了苦差事，万里远征，徐霞客是抱了死志的，自然顾行也得以死相随，攀山探洞多半有份，除非留在山下看行李。他在云南终于挨不住，逃走了。徐霞客没有派人去追，只是慨叹，知道自己是强人所难。后来顾行应该是辗转回到了徐家，据《游记》的整理者季梦良记载，在徐霞客病逝后，他曾向顾行询问游记中缺失的事迹。明末江南奴变，徐家几乎被起事的家奴灭门，不知顾行是否在其中。

我尤其留意的是徐霞客的最后半年。他在云南双足残废，被丽江土司派人送回江阴，约半年后去世。其间他以怎样的一种心境卧床等死？想到丁尼生的《尤利西斯》，垂暮的英雄困于岛国，听海的喧响，体味着“我已变成一个名字”，他呼唤同伴们再度乘船远游，“虽然我们已无摇天撼地的伟力”。而对于徐霞客，一切是真的结束了，平生知交也零落（他死前听说好友黄道周被下狱，痛心不已），只剩下嵯峨连绵的回忆和手中持有的小小部分山——他带回的石头。他是否像凝视风景一样凝视过自我？

我也迷恋山，所登的不多，满足于持有山的种种形象——收藏山水画的高清图片，并按文件夹分类整理好。随机浏览时，我好奇徐霞客对山水画的品味，他大概不会喜欢倪瓒或弘仁那样的山，清虚寡淡，不过瘾，他要的是山的细节而非神韵，李华式他也许会喜欢。或者反过来，在卧病中，那些森然的细节只会引诱折磨他，淡墨一抹的山头，那缥缈反倒是一种纾解。

在洛阳旅游，看望故交老金时，他叫上当地的一众朋友，准备了行云流水般的洛阳水席，盛情款待。水席最先登场的是洛阳传统名菜，色彩艳丽、端庄大气、风华独具的牡丹燕菜，这道造型逼真、酸辣香郁、味如燕窝的菜肴，让我食欲大增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老金骄傲地介绍，洛阳水席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，全席24道菜，有荤有素，有冷有热，有汤有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牡丹燕菜都是水席上铁定的主角，起着‘带子上朝’的作用。

何种菜品会得如此巨大的荣耀，我兴趣大发，要一探究竟。边吃边聊中，老金告诉我，牡丹燕菜的诞生，与女皇武则天密不可分。据传，武周年间，女皇武则天视察龙门卢舍那大佛时，驾临洛阳仙居宫。适逢城东关下园村长出一棵长有三尺，通体玉白，重达30多斤的特大萝卜，菜农视为“祥瑞”，便把这一奇物敬献给女皇，女皇看后，甚是高兴，重赏菜农后又命御厨就地将此萝卜制成菜肴。萝卜能做出什么让皇上叫好的菜品呢？皇命之下，御厨们开动脑筋，召集洛阳名厨集思广益，他们反复探索，几经试制，取萝卜中段，精工细切成丝，经过水泡汽蒸，去除苦辣味和萝卜气，配以山珍海味精心烹制，终于制成了一道风味绝佳的御膳汤菜。献给女皇品尝之后，武则天龙颜大悦，赞其清醇爽口，味道香郁，沁人心脾。由于此菜形态酷似燕窝丝，女皇当即为其赐名“假燕菜”。从此，“假燕菜”成了洛阳的一道招牌菜，备受推崇，后经历代名厨大师的不断改良，日臻完美，名字也由“假燕菜”升华为洛阳燕菜、牡丹燕菜，历经千年岁月的磨砺，牡丹燕菜华光璀璨，长盛不衰。

牡丹燕菜的精髓是萝卜丝，它的制作很需功力。首先选白萝卜中段，去皮，切成细如发丝的一寸半长，用冷水加糖浸泡半小时，以去除苦辣味，捞出沥干；将萝卜丝用细绿豆粉拌匀，上笼屉蒸制5分钟后，取出晾凉，入温开水浸泡，即得到了质如燕窝般的燕菜坯子，捞出坯子放入汤碗备用；在高汤里分别加入海米、鱿鱼丝、海参丝、火腿丝、玉兰丝等配料，略焯一下后，除海米外逐一捞出；将各色配菜呈放射状码摆在燕菜上，正中间留少许空位。要做到层次清晰，色彩分明，覆盖完整的形状；将用鸡蛋黄蒸制的蛋黄糕切成若干薄片，卷成花瓣型摆放在空位上，牡丹燕菜的塑型就基本完成了。牡丹燕菜最后一道工序是它的灵魂——汤汁，将高汤加精盐、料酒、胡椒粉、醋，烧至汤沸，加入味精调好口味后盛入汤碗，点入几滴香油，再撒点香菜稍凉一会，轻缓地浇注在菜品之上，经此一番努力，但见一朵色泽夺目，娇黄艳丽的牡丹花浮于汤面之中央，四周红白黑绿黄诸般色彩相互映衬，拱卫牡丹花朵，一款雍容华贵的牡丹燕菜就这样华美绽放，甫一上桌，艳绝四方！

集合了多种食材的牡丹燕菜营养丰富。白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海参富含蛋白质等50多种天然活性物质，鱿鱼富含钙、磷、铁元素，绿豆面中的多糖成分，丰富的营养成分对人体十分有益。

味道鲜美的牡丹燕菜，犹如群芳竞艳的国花牡丹，让我赞不绝口，不忍释箸。拍手叫绝中，对洛阳这座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九朝帝都产生了浓浓的热爱。



本版配图 / 梵高